

◆精神家园

雨 伞 梦

张细程

往年的清明,我都会到制伞匠邱八爷的店铺里,订购一把特别的雨伞,一把竹骨纸质能烧化的冥伞,用来纪念我的启蒙恩师。每当雨伞和着冥币一起燃烧的那一刻,我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不堪回首的苦涩童年。

那年冬天,雨水特别多,常常一下便是八九天。念小学三年级的我,遇到雨天就犯难。离校路途远,又没雨伞,时常被雨淋得像个落汤鸡。那时候,一个学期两三块钱的学费,我家都要分几次才能缴清。因此,上学没雨伞,我也不敢嚷着要娘买。免得她在傍晚给我烘烤衣裤时,暗自落泪。但有时看到有些同学登着高筒雨靴,撑着花边雨伞,犹如高傲的公主,哼着歌儿去学校,而自己只能缩着脖子被寒风吹,光着脑壳遭冷雨淋,心里又挺不是滋味。所以,拥有一把雨伞,便成了我童年唯一的梦。

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,我背着娘缝的土布书包,啃着难以下咽的冷红薯,蹲在自家的屋檐下,望着连绵不断的冬雨发愣,已经三天没上学了,害得班主任蒋老

师也辛苦了三趟。本来,昨天家访时,蒋老师要把他那把结婚时特意跑到城里购置的粉红色的雨伞送给我,但我娘不肯。娘说来自山外的蒋老师也不容易,经常见他一身补丁访东家,一双破胶鞋走西家,我们清白人家,不能把自家的苦水往老师身上泼。我想,今天再不去上学,不但功课赶不上,而且对不起心疼我的蒋老师。于是,我把书包揣在怀里,凭着年少气盛的犟劲,光着脑袋扎进寒气逼人的雨里。当走完5里七拐八弯的山路来到学校时,浑身上下都湿透了。坐在空旷冰凉的教室里,渐渐地没了热气,不停地打着寒颤。

上课铃响了,蒋老师挟着课本走了进来。他习惯性地环视着我们,也许是我那湿漉漉的头发,惨白的脸,发紫的嘴唇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放下课本,径直朝我的座位走来。摸了摸我的额头,又捏了捏我的衣裤。便急切地扶着我走出了教室,走向正在烧开水的学校伙房。他把我安置在火塘边,让我先暖暖身子。接着,他又拿来了毛巾和脸盆,打了热水,很细心地帮

我擦热头部和腹背。当他把我脱下的湿衣烘干后,再次为我穿上时,一股母爱般的暖流涌进了我的心里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中午休息时,蒋老师又找我谈了话。那时是怎样耷拉着脑袋走进老师的房间,怎样羞怯地诉说困窘的家境,确实有些模糊了。但老师那句“坚持把书念好,将来什么都会有”的素朴话语的鼓励,却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旁。

快要放学了,雨仍然没有停。蒋老师拿着那把粉红色的雨伞进了教室,我立刻明白了。但我怎么能接受老师如此贵重的馈赠呢? 尽管我是多么渴望拥有一把雨伞。蒋老师似乎猜透了我的心事,他先把话题扯向期中考试,然后才说到我的家境和冒雨上学。他夸我是山坳里最刚强的勇士,他要把雨伞奖给不怕困难的人。蒋老师的话刚说完,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我在掌声中被几个同学簇拥着走上讲台。老师把伞撑开后再递给我,伞面上“学会自强”四个苍劲的大字便展现在同学们的面前。此时,祝贺的掌声再次响起,我不得鼻子

一酸,感激的泪水再次漫出了眼眶。我在心里说:“老师啊,不管是奖给我,还是送给我,有朝一日,我一定买一把世上最美好的雨伞还给您。”

从此,下雨的日子,那条5里长的山路上,便会出现一道粉红色的亮丽风景,在这道风景的遮掩下,我走出了那个多雨的冬季,走出了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。

如今,蒋老师已经离开了人世,当年极贵重的物品现在也变得更普通了。但是,那粉红色的雨伞和赠伞人的鼓励,却牢牢地铭刻在我的心里。遗憾的是在老师生前,我一直未能与他取得联系,也未能实现少年时代许下的还伞诺言。于是,当我师范毕业走上教学岗位后,我也学着样儿,传递心中的雨伞,力助莘莘学子,帮他们圆各自想圆的梦。于是,当我接手新的班级时,我总要把这久远的雨伞梦唠叨给我的学生们:40多年前,在湖南邵阳一个僻远的山区,一位清贫的小学老师,用火热的真情,点燃一个贫苦学生求智的火把,他的名字叫蒋学余。

今年的清明又近了,蒋老师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的脑际。前些天给邱八爷打了个电话,没想到今天一大早他的孙儿阿勇就把雨伞送来了。这个阿勇正在念小学三年级,一进屋就一面给我行队礼,一面说着“老师好!”那幼稚而恭敬的神态,正如我当年向蒋老师问好一般。

◆湘西南诗会

碓（外二首）

谭喜爱

一颗老牙，坐在风烛残年
哼唱着不老的经文
一根禅杖，敲醒岁月的硬壳
打磨出粘稠的乡愁
一颗心坚如磐石，千锤百炼
宝座上，莲花芬芳

磨

拐棍，支撑沉重的身躯
一圈一圈，气喘吁吁
一点点恩赐，吞噬光阴
折磨的灵魂，支离破碎

碾

沉重的大山，驮着苦难之舟
勒紧发条，骨缝里呐喊
星河里淘金，抠出幸福
任时光抽打，找不到彼岸

大 树（外一首）

刘祥林

什么样的大风，
都无法把你吹倒！
可是，细小的枕头风，裙带风，
一吹！就爬不起来了。

雨中伞

当被举起来，
你比所有的人高，
当被收起来，
你就会泪水滔滔。

◆樟树垅茶座

荆芥里的乡愁

付小方

一位南方的朋友到河南出差,吃了我们这儿的特色面食:饸饹面,问我,“面里有一种配菜,小叶,绿色,微辛,吃着非常清新,它是什么啊?”我笑了,“那是荆芥。”他很惊喜的样子,说,“我喜欢。”

谁不喜欢呢? 我们这儿的人都爱它。黄瓜拌荆芥,浇上油蒜汁,再点上些芥末,清新、爽口,是夏季里最受欢迎的一道凉菜。还有饸饹凉面,配菜中荆芥必不可少,它甚至是点睛之笔,有了它,整盘面的味道才能真正飞扬起来。有极爱荆芥者,干脆凉拌一整盘荆芥,什么也不搭,一顿餐餐。也有最初不喜欢荆芥的,觉得它有点儿苦,吃它总有些战战兢兢的。但试着吃了几次后,他就眉头舒展了,就开怀了,然后越吃越爱,对它上了瘾。荆芥有这个魅力。

荆芥在春天撒种,在菜园一角,或者家门前的旮旯地儿,随意撒下一些,不用怎么照料,过不了多久,就蓬蓬一片。荆芥绿得不浓不淡,正好,叶子可爱娇俏,舒展的样子就如一朵美丽的花。茎笔直。它总是一副欣喜、向上的模样,人见了不觉精神一振,耳目一新。荆芥长老了,会开出淡紫色的花,也观之宜人。

在村里,每到夏天,几乎家家都有一片荆芥。到了晌午,女人们从地里归来,会顺手掐一些荆芥,到了家后,待下好面条,过了冷水,将荆芥在水笼头下冲洗几下,往面条里一洒,放盐、生抽、香油、芝麻油等调料,再拍一根黄瓜搭配,拌好,搅匀,然后一大碗一大碗地捞出来,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

荆芥的味道历久弥新,每年吃它,都感到新鲜,也有一种欣喜在里头。然而,它又是古老的,荆芥是何时被发现的,我不得而知,反正听我们这儿的老人说,他们的祖祖辈辈就一直食荆芥,到了夏季,如果不吃荆芥,他们就会觉得少了些什么。

荆芥成了一种味蕾上的乡愁,而这种乡愁一如荆芥坚韧、繁盛的生命力,那根扎在岁月的深处,一直都在。待荆芥葳蕤,为我们铺开了归乡的路,由它的美味引领我们回家。

◆古韵轩

鸡冠山（外一首）

李焕君

零阳多胜景，鸡鸣闻古道，
最美鸡冠山。钟响出幽庵。
绝顶浮云白，我欲游仙去，
江心春水蓝。陡峰亦可攀。

中元节随想

岁岁中元日，牢记衔泥苦，
仙君探故园。犹思跪乳娘，
昭昭心一瓣，祭神如人在，
渺渺路三千。儿女泪涟涟。



◆百味斋

哼 哈 二 将

(小小说)龙会吟

许老爹的儿子当官了!当了个很有权的官!这个消息在野月岭爆炸开来,连没懂事的娃娃都晓得了。野月岭的人都知道,有权的官和没有权的官差别很大,有权捞油水,没权看大水。看大水是野月岭的方言,意思是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得好处,自己没有份。远远近近的人都向许老爹祝贺,说,老爹,你儿子当了官,我们野月岭的人都要跟着沾光了。

许老爹说,他一个芝麻官儿,能沾什么光哟。

那些人奉承说,许老爹你莫谦虚,你儿子手中有权,随便洒一滴露水,野月岭就要涨大水。涨大水就是发大财。

听了这样的奉承话,许老爹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许老爹是个正直农民,教育儿子也要正直。他知道,一个人一旦当了官,找他帮忙办事的人就多了,有些人为了达到不正当的目的,就用金钱美女贿赂。他们的目的达到了,那些官儿也就毁了。许老爹真担心儿子会变成这样的官。

他给儿子打电话,说,儿子,你现在是个有权的官了,这个权你要用好。

儿子说,老爸您放心,我不会滥用权力的。

许老爹说,别人求你办事时,你一定要坚持原则,对那些行贿的人,你要坚决拒绝。

儿子说,您放心,我会牢记党纪党规。

许老爹又说,家里这边,我给你把好门。

儿子升官不久,很多人都来找许老爹,有些是过去有来往的人,有些人过去根本不认识。这些人来时,都带着礼物,名目上是看望许老爹,实际上是想和他那当官的儿子攀上关系。对于这些来访的人,许老爹从不上套,很客气地把客人打发走,礼物一概不收。

被打发走的人很不高兴,走出许老爹家不远就发牢骚,臭哼哈。许老爹虽然年纪老了,但听力不减,对方的牢骚他听得清清楚楚,忍不住大声地说,什么,你说我是臭哼哈?

发牢骚的人一惊,没想到许老爹的耳朵这么聪敏,惶然地回过头去,脸上挂满了尴尬。许老爹却没有怪罪的意思,开心地大笑,说,你说错了,我不是哼哈,哼哈是两个人,传说中的把门神,我比他们差得远。发牢骚的人笑笑,不好意思地走了。

这样热闹了一些日子,许老爹的门庭就冷落下来,再也没有人来找他了。许老爹很高兴,打电话告诉儿子,说他给儿子在家里把门,来送礼的人骂他臭哼哈。儿子在那边高兴地笑了,说,爹,您真好,有了您这个哼哈将军把门,我就轻松多了。许老爹马上纠正儿子,说,我不是哼哈将军,哼哈是两个人,两个人把门才把得严。

儿子沉默了,好像在想什么。

许老爹也在想,想哼哈二将军的传说故

事,传说哼哈二将都是西天佛释殿的把门将军,哼将鼻孔里能哼白气,哈将嘴里能哈黄气,不管什么妖魔鬼怪,一碰到哼哈二将哼吐出的白气黄气,立即就会被勾去魂魄,所以,妖魔鬼怪都进不了佛释殿的大门。许老爹心想,他要是哼哈二将那样的本事,能替儿子把好门,儿子就不会有事。

一天,许老爹突然想去城里看看儿子,风尘仆仆地来到儿子的住房。房门开着,儿媳妇正在客厅接待客人。许老爹认识那个客人,前些日子刚到过他家里,是个房地产商,得知许老爹的儿子掌管着一个大建筑工程,要许老爹把他介绍给儿子,并慷慨地从包里掏出几叠百元大钞,摆在许老爹面前。许老爹冷着脸把钱推回去,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。房地产商面露悻色,心想,你一个哼哈算什么,把得住这道门,把不住那道门,我迟早会把你儿子拿下的。现在,他行贿行到儿子家里来了,茶几上摆着许老爹拒绝过的那些百元大钞,至少有十万。

儿媳妇背着儿子受贿?许老爹大吃一惊,一张脸立即黑下来。儿子刚提拔时,许老爹去了儿子的家,语重心长地对儿媳妇说,老公有权了,你要做好贤内助,不要收别人的礼,替他把好门。儿媳妇很感动,十分认真地说,爹,你放心,我一定尽到我的职责。

这就是你的职责?坐在家里受贿!许老爹心里冒火,想一步跨进门去,搅乱儿媳妇和房地产商的交易。这时只见儿媳妇站了起来,严正地把桌上的钱推到房地产商面前,说,这钱,请你收回去。脸上虽然仍然泛着微笑,语气却十分坚定。房地产商知道她在下逐客令了,十分尴尬,收起钱,起身出门,走到门口时,忍不住嘀咕了一句,又是一个臭哼哈。

许老爹笑了,马上接声说,你说错了,是哼哈二将。说着,朝屋内的儿媳妇竖起了大拇指。